

阅美文

老去的村庄

黄孝纪 著

阅美文



老去的村庄

黄孝纪
著

黄孝纪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去的村庄 / 黄孝纪著.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151-0647-2

I. ①老… II. ①黄…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6297 号

老去的村庄

LAO QU DE CUNZHUANG

出品人 赵 晖
责任编辑 陶永学 汪昊宇
特约策划 凌 翔
责任印刷 陈爱华 严令升
责任校对 刘娟娟
封面设计 戴 敏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XUYUAN PUBLISHING HOUSE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13
电 话 010-88636419 传真: 010-84281520
E-mail: xiyuanpub@163.com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1-0647-2
定 价 49.80 元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错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由印刷厂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辑 乡亲

- | | |
|-------|-----|
| 黄 璧 | 002 |
| 聋人爷爷 | 007 |
| 杏才爷 | 009 |
| 娥英姐姐 | 011 |
| 仁和哥 | 014 |
| 孝 炳 | 017 |
| 教 兰 | 020 |
| 采 芹 | 023 |
| 涛节嫂嫂 | 025 |
| 希 贤 | 027 |
| 常节眯眼 | 030 |
| 申明大肚子 | 034 |
| 地 仙 | 037 |

第二辑 乡情

- | | |
|-----------|-----|
| 断 桥 | 042 |
| 水精鬼和王桶大的蛇 | 045 |
| 祠堂在演戏 | 048 |
| 两条水圳 | 051 |
| 锦 川 | 054 |
| 古树森森 | 057 |



晒坪与茅房	060
深浅脚印泥鳅多	063
枞山里	066
命系沟渠	069
凉 亭	072
干 塘	075
三根火柴	078
猪栏塌了	081
秋收后的田野	084
杵毛芽	087
“望眼”大会	090
又见老井	093
抽水机房	096
石板巷	098

第三辑 至亲

父亲的荣耀	102
又到茶花飘香时	107
母亲的喊声	111
第一双皮鞋	114
风衣飘飘	116
母亲泪	119

夹 菜	122
油锅哗哗响	125
铜茶壶	128
老 屋	131
童 运	135
半栋瓦房	138
母亲的搓线瓦	142
归 根	145
叫花子来了	149
父母的床	152

第四辑 至爱

想起黄毛	158
山村顽童	161
佳 肴	164
烫 皮	167
糖糍粑	169
肉饺粑	171
运动服，白球鞋	173
我家的池塘	176
带着《叶赛宁诗选》流浪	179
四月八的红鸭蛋	182



端午的馒头 185

扯花生 188

与蜂争蛹 191

葱堆子 194

亦花亦菜 196

后 记

记忆是村前流淌的小河 199

第一辑 乡亲



黄 璧

黄璧是我家乡湖南省永兴县洋塘乡八公分村的符号，也是村里人心目中最景仰的图腾。周边十里八乡，黄璧大名鼎鼎。很多年来，每有外村人谈到八公分村，或者是从八公分村路过，常会啧啧称赞一番：“八公分出了个黄璧，是个了不起的大角色。”

我刚上学的时候，就经常听父亲讲黄璧读书的故事。村人多称呼黄璧为黄盖，又因他在村里是“朝”字辈分，也叫黄朝璧。黄璧小时候就在村北的黄氏宗祠里读书，他的父亲就是私塾的先生。学堂位于宗祠前厅大天井南侧的二楼厢房，需沿一架木板楼梯上下。有一次，黄璧的父亲检查他的功课，黄璧背诵不出，其父抬腿一脚就把黄璧从楼上踹了下来。此番之后，黄璧一心一意用功读书，成了村里最有出息的人。

这个故事曾让我提心吊胆了好些年月，因为我开蒙读书的地方也是在宗祠旁的二楼教室里，也需沿着一架木板楼梯上下，与黄璧当年读书的地方就隔着一条青石板巷子。我曾经到过黄璧读书的厢房里玩过，庆幸的是，我的老师不曾把我从二楼教室踹下，否则，非死即伤。

以后关于黄璧的故事，包括我父亲在内，村里人只要一讲黄璧，无不眉飞色舞，自豪之情溢于言表。黄璧功课特别优秀，从村里读到村外，一直读到省里。再后来，黄璧留学日本，进了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枪炮制造。回国后，黄璧受到蒋介石的器重，当了简任官，又做了巩县兵工厂的厂长。简任官是民国时期由总统亲自任命的一、二等文官。而据相关资料介绍，巩县兵工厂历任厂长，军衔至少是中将。可见，黄璧当年的官阶确实不低。

黄璧的官位也曾保护了村里人免遭杀戮。村里老人讲，在距离我们村十里路左右的地方，驻着桂阳县一个还乡团，团长叫雷金胖子，是个杀人如麻的家伙，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有一句名言：“到处杀得抢得烧得，八公分沾也沾不得。”

我父亲说，他只是在十几岁的时候，看到过黄璧一次。那次，黄璧来村里给他父亲办丧事。随同黄璧来的，还有他的夫人、孩子和几个勤务兵。那段时间，在宗祠里大摆筵席，全村老小和周边一些村的父老全部上席，鸡鸭鱼肉山珍海味不计其数。

黄氏宗祠的正大门也只在黄璧返乡时才又打开过一次。村里自古传下的规矩，宗祠的正大门必须在村里出了大人才才够资格开启。上一次开启正大门，是黄璧去日本留学之时。

黄璧那次回村，村里村外不少人想跟黄璧去当兵，有的想当官，有的想发财。黄璧乡情难却，希望去一些品貌端正的青年男儿，结果尽是去了一些不成器的人，给他添乱。之后不久，黄璧突然自缢身亡。村里流传的说法是，黄璧被人告发到南京蒋介石那里，说他“通共”。

有关黄璧的文献记载，我在《黄克诚自述》一书中看到过，大意是，1928年黄克诚为躲避捕杀从家乡逃到上海，因无经济来源，生活陷入困境，求助过多位老乡，也没有人帮助他。有一天他偶然从上海的报纸上看到家乡著名留学生黄璧的报道，当时黄璧是上海兵工厂炮弹厂主任。

黄克诚以乡谊身份与黄璧取得了联系，黄璧回信，热情应允愿意给黄克诚以帮助。

近日，偶然在网上检索到黄璧的一些资料。黄璧（1887—1931），字完夫，湖南永兴人，1913年赴日本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1923年回国，曾在沈阳兵工厂和巩县兵工厂任职。1924年后，在黄埔军校兵器研究处工作，代理处长，兼任高级班教官。后被聘为上海兵工厂工程师兼炮弹厂主任。1928年12月，被任命为兵工研究委员会专任委员。译有《炮外弹道学》一书。是国内杰出的兵工专家。1929年9月，黄璧奉派为巩县兵工厂厂长。到职初始，厂务繁杂，千头万绪，他殚精竭虑，既勤厥职，遂使厂务渐理。日久天长，身心憔悴，于1931年6月13日夜在巩县兵工厂内投缢自尽。

另有一种说法是，当时的军政部兵工署署长陈仪，为培植私人势力，把其外甥张宗敬安插在巩县兵工厂总务处长的位置上，该厂的其他要职，多有他的亲信把持。这些人平时有恃无恐，狼狈为奸，极尽中饱私囊之能事。黄璧接任巩县兵工厂厂长，为给工人按时发饷，与张宗敬一伙发生摩擦。1931年5、6月间，兵工厂工人自发聚集在总务处门口，强烈要求如数发给工资，张宗敬一伙置若罔闻。总务处鸣枪恫吓，结果更引发众怒，张宗敬被追打。为此，黄璧、张宗敬等均出面与工人解释。张宗敬将发饷扣款的责任推向兵工署，并答应亲带出纳科长赴南京讨要。黄璧怀疑他们逃之夭夭，因而将出纳科长扣作人质。因为这个科长是张宗敬的胞弟，这就更让张宗敬怒火中烧。张宗敬在只身前往兵工署时，诬告黄璧支持共产党煽动工人闹事，加上之前黄璧一个在兵工厂任会计的表弟邓丰立携款到上海购物而一去不返，张宗敬一伙更诬陷该会计有共产党嫌疑。结果黄璧有口难言，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加上对腐败的社会深恶痛绝，乃于1931年6月13日夜投缢自缢。张宗敬还嫌不解气，又派稽查抄走了黄璧的日记本、手稿、文件等遗物。

黄璧在担任巩县兵工厂厂长期间同情工人疾苦，关心基层生活，死后全厂工人集资为其购置坟地安葬，并筑厂长黄公讳璧字完夫先生纪念塔，以示纪念。纪念塔镌刻故巩县兵工厂厂长黄君碑铭：

“君讳璧，字完夫，湖南永兴黄氏，世系详谱牒。君生而颖异，初习举业，誉冠童军会。变法废科举，入湖南高等学堂，三年毕业。民国二年考取留学渡日本，经一高预科及三高而入帝大，选习造兵，学成，受工学士学位。十二年归国，历任东北、巩县各兵工厂要职。国民革命军起粤东，任黄埔军校兵器研究处处员，代理处长兼高级班教官。身膺七职，寝馈不遑，而责无旁贷。沪兵工厂张前厂长岳军知君名，聘为工程师兼任炮弹厂主任，旋简调军政部兵工署专任委员。既勤厥职，公余，译德人克兰慈氏名著《炮外弹道学》凡数十万言，数易稿皆自手录，非毅力过人者不办。迨巩县兵工厂筹议兴复，君出任厂长。既受职，千头万绪，棼如乱丝，殚精竭虑，厂务渐理，而神经损于劳瘁，时露衰微，不禁刺激。每遇难决之事，辄绕室彷徨，若受严谴，形容倾悴。辄致唏嘘，数以疾辞未尝报可，最后自拟电呈。驻厂军队更调频繁，匪警数传不已。因头疼实不堪繁剧，末，有‘辜负培植若得轮回再图报称’之语。人皆讶其不类。凶讣随至，君已投缳死矣，时民国二十年六月十三日夜也。春秋四十四，配邓氏、妾杨氏，子三人，男锦铭，邓出，男简生，女汉生，杨出。生平著述有可存者，以译德人克著为绝诣之作，待梓行世。君耿介不阿，视天下事无可喜戚者，然遇事则重以自任。不肯敷衍苟随。不为其轻若此，遗嘱留示全厂职工，复作绝命词云：‘五蕴皆空，求渡苦厄，牺牲一切，与世长辞。’若深有得于佛家说，了然生死之际者，何其从容，若是耶？是可伤已。君既逝，巩厂同仁重其所为，而感其谊，皆哭失声。因醮金于厂之附近营房后，辟地

两亩，以藏君魄，并树碑铭。

铭曰：人生自古谁无死，泰山鸿毛有间耳。君胡一瞑竟长已，见仁见智良有以。推论何必执常理，君或权衡至当矣。况留半偈示忏悔，遗爱在人德之美。佳城郁郁黄河浚，丰碑峨峨嵩华峙。三尺青绅为君纪，马鬣崇封永其祀。

中华民国二十年十一月

军政部政务次长兼兵工署署长陈仪拜撰

军政部兵工署巩县兵工厂厂员费玉庭拜书

巩县兵工厂全体工人敬立”

一代杰出的兵工专家，一心报国，却抱恨而死，时年四十四岁。据相关文献记载，巩县兵工厂是20世纪中国四大兵工厂之一，在巩县兵工厂的历任厂长中，黄璧是少数几个贡献最大的行家领导者。

尽管死者长已，身葬他乡，但百余年来，黄璧一直是村人心目中的一座丰碑，他是八公分村的骄傲，是村里每个读书人的楷模！他发奋勤学、报效国家的故事至今仍在村里流传，并将继续激励后人。

思慕前贤，心潮激荡，赋诗一首，以吊黄璧：

勃勃英气出祠堂，东海抚舷渡异邦。

十载造兵学业就，一朝赴国盛名扬。

黄埔鞭指河山远，巩县厂兴枪炮良。

不惑正当思效力，人谗自弃实堪伤。

聋人爷爷

石板路像一根大而光滑的青藤沿着村前的小溪自南向北延展，每隔两幢青砖黑瓦的大屋，这藤条便向西分出细长的一枝，越过溪水，径直从两屋之间的马头墙下钻了进去，直到村后的山脚，留下一道逼仄修长的青石板巷。站在马头墙下，我常能看见有麻雀箭一般飞过两尺宽的天空，也常看见聋人爷爷拄一根木棍，担着两木桶水，一瘸一拐朝山脚的那幢高大的黑屋子挪去。

我所住的大屋就在溪水边，与聋人爷爷的黑屋子隔着几排大屋。有时聋人爷爷也会在溪边放下他的木桶，拄着木棍看我们在青石板上打纸板或踢田螺壳，这时，他往往满脸堆笑，咧开大嘴，露出满口的黄牙。

母亲曾多次告诫我，千万别在聋人爷爷面前揉肚子，否则聋人爷爷就要打人。这倒引起了我的好奇，我不明白揉肚子跟聋人爷爷有什么关系？我肚子痛时，母亲不是也常给我揉肚子吗？

有一回，我和几个伙伴佯装着玩耍，小心翼翼经过聋人爷爷的黑屋子，往里面看时，聋人爷爷正坐在侧门廊子的长凳上吸长烟筒。我猛然

对着聋人爷爷揉了几下肚子，转身大笑而逃。只听到背后聋人爷爷哇哇大叫，仿佛追了出来。之后几天，我们看见聋人爷爷，就远远地躲在一边。

后来，母亲告诉了我不能在聋人爷爷面前揉肚子的缘由：一次，聋子奶奶肚子痛，聋人爷爷坐在门前的小巷里掀开聋子奶奶的衣襟帮她揉肚子，聋子奶奶露出的白肚皮随着聋人爷爷的手而晃动，而这一幕正巧被人看到，成了村里的笑话。

知道这个典故后，我和小伙伴似乎更有了取乐的兴趣。以后我又多次有意无意地远远对着聋人爷爷揉肚子，引得聋人爷爷哇哇大叫，怒目而追。不过，我们并不曾因此而被聋人爷爷打过。聋人爷爷似乎也容易健忘，再次看我们在青石板上打纸板或踢田螺壳时，他依然满脸堆笑，咧开大嘴，露出满口的黄牙。

杏才爷

“哈哈哈哈，老实，你们恰（方言：吃），哈哈哈哈，我也马下进屋恰饭（吃饭）了，哈哈哈哈。”

每当巷子里响起一连串爽朗的哈哈笑声，不用说，是杏才爷从某家正在吃饭的人家门口经过了。村里的客套，每当吃饭时看到有大人路过自家门口，主人总会笑着招呼：“来，恰饭，恰杯没菜的酒。”若是杏才爷路过，主人必定还要欠身恭敬叫一声“杏才爷”。

杏才爷在村里辈分最大，朝字辈，我很小的时候，已有刚出生的序字辈孩子，照村里黄姓辈分“朝廷隆孝德，庠序重儒行”排起来，两者之间有七个台阶，若是这孩子按辈分称呼他，该叫“老老公公”。不过村人已经约定成俗，男女老幼碰见他一律张口便称“杏才爷”。而杏才爷必定点个头，问候几句，发出一连串“哈哈哈哈”的经典笑声。

那时候，杏才爷还没有做爷爷，他的子女还没成家，按村里对年龄段的划分，他应该是个壮年人，中等身材，笑起来很亲切，两颗白门牙有点外翘。但这不影响他在村里的权威，夫妻打架了，两兄弟为赡养父

母起纠纷了，邻里为小孩子的事斗嘴了，诸如此类，闹到最后，常会有人请了杏才爷来调解。一番哈哈的笑声和道理之后，杏才爷总能把双方的积怨化解。

杏才爷待人很有礼，就拿我来说，村里只要能开口说话的，都是叫我的野名“鼎罐”“鼎罐宝”“罐宝”，只有杏才爷叫我的书名“孝纪”，常让我听起来既陌生又感动。特别是我上了中学后，每次回村碰到杏才爷，老远他就几声哈哈，“孝纪来了，屋里坐啊，哈哈哈哈哈”。

杏才爷还有很多学问，令我很是敬仰。比如，他是打猎的好手，据说他有法术，到了山上，他围着几个山头转一圈，里面的野猪野兔野鸡等各色野物就被他固定在圈里跑不出去了，然后放狗进圈内赶山，他守住一个路口等着野物到来开铳就行了。又比如他会打时，有一次，我家的一头猪被偷了，我母亲伤心地骂巷一顿后，就去找杏才爷打时，杏才爷掐指一算，告诉我母亲，猪是夜里子时被偷的，往北边去了，找不回来了，退财人安乐。我母亲回家对我们一说，也就释然了。

有一事我一直闹不明白，杏才爷喜欢说“马下”两个字。比如在宗祠里开社员大会，他站在戏台上张开两臂轻轻往下一按，清清嗓子：“哈哈哈哈哈，大家安静，马下就要开会了，马下。”那时我常怀疑，是不是我课本上“马上”这个词是错的？不过这个疑问我一直没有当面向杏才爷提出过。

如今杏才爷还健在，子孙满堂，住上了新屋。前些年我偶尔回村，还碰到过杏才爷，他依然是那样经典而爽朗的笑声：“哈哈哈哈哈，孝纪来了，屋里坐啊，哈哈哈哈哈。”